

魏晋南北朝佛教功德观念探微^{*}

唐 嘉

【内容提要】 “功德”观念是中国佛教重要的价值观之一，修功德作为修行实践，包括下化众生、上求佛道过程中的种种善行，将佛教信仰者对人生、道德、信仰、轮回、彼岸、解脱的思考，对善恶、好坏、损益的区分，对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宇宙关系的回应统一在做功德的行动中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“功德”与“福报”相联系，积累功德、增益福报成为多数佛教信仰者宗教实践的动机、方式和目的，保证了宗教旨归、道德预期的实现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译词“功德”吸收了中国传统“功”“德”的意义，与儒家“立德”“立功”“立言”的价值理想相呼应，增进了时人对于佛教的认同。

【关键词】 功德 福报 善行

【作者】 唐嘉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。

《景德传灯录》记载梁武帝与菩提达摩关于是否有“功德”的对话云：

帝问曰：“朕即位已来，造寺、写经、度僧不可胜纪，有何功德？”师曰：“并无功德。”帝曰：“何以无功德？”师曰：“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”帝曰：“如何是真功德？”答曰：“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”^①

^{*}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史”（项目编号：14ZDB003）的成果之一。

^① （宋）道原：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三，《大正藏》第51册，第219页上。

此段讨论的重点在于何为佛教“功德”以及“功德”有无。梁武帝认为，造寺、写经、度僧都属做“功德”，此功德“有”；达摩认为，此所谓“功德”在轮回之中，所报为“人天小果”，相对于佛教提出的“无漏”来说，属于“有漏”，非真实，非所求，且最终所证之果体自空寂，不染尘埃，非世谓“功德”所能及，故“无”功德。此段对话引出佛教信仰者最关心的问题：何谓功德？本文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关文献的梳理，试分析其时佛教的功德观念。

一 如佛所教，积累功德

梁武帝认为造寺、写经、度僧有功德的观点，或为南北朝时期亲近、支持佛教帝王的共识，记录不限于佛教典籍，也包括正史。《南史》云：

（刘宋明帝）费极奢侈，以孝武庄严刹七层，帝欲起十层，不可立，分为两刹，各五层。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还见，帝曰：“卿至湘宫寺未？我起此房是大功德。”^①

刘宋明帝以其故宅为基，建造“十层”湘宫寺，为认此举有“大功德”，或大过刘宋孝武帝建七层庄严寺的功德。有“功德”之事不止于建寺，齐武帝“临终诏”云：

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，具如别牒，可尽心礼拜供养之。应有功德事，可专在中。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，及起立塔寺，以宅为精舍，并严断之。惟年六十，必有道心，听朝贤选序，已有别诏。^②

齐武帝在显阳殿安放玉佛像并供养、礼拜，他认为这些举动都有“功德”，理应尽心并保持下去。

与《南史》相应，《北史》录有隋文帝与文献皇后立寺做功德之例。

① （唐）李延寿：《南史》卷七十“列传第六十（虞愿）”，中华书局，2000，第1143页。

② （唐）李延寿：《南史》卷四“本纪第四（齐武帝）”，第84页。

（独孤皇后）尝梦周阿史那后，言受罪辛苦，求营功德。明日言之，上为立寺追福焉。^①

北周已故阿史那皇后入独孤皇后梦中，请她为自己造功德，以免除所受诸种罪苦。醒后孤独皇后应梦所求，得隋文帝应允为阿史那建寺，营“功德”追福。

在营功德诸事中，掌权者认为，度人出家能得大功德，此种功德能令施政者获益。北魏兴安元年（452），高宗践极，结束对佛教僧侣的迫害，并下诏：

朕承洪绪，君临万邦，思述先志，以隆斯道。今制诸州郡县，于众居之所，各听建佛图一区，任其财用，不制会限。其好乐道法，欲为沙门，不问长幼，出于良家，性行素笃，无诸嫌秽，乡里所明者，听其出家。率大州五十，小州四十人，其郡遥远台者十人。各当局分，皆足以化恶就善，播扬道教也。^②

北魏文成帝认为，“夫为帝王者，必祇奉灵明，显彰仁道，其能惠著生民，济益群品，虽在古昔，犹序其风烈”。佛教的教义与这一宗旨相符，“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，惠流尘境，等生死者叹其达观，览文义者贵其妙明，助王政之禁律，益仁智之善性，排斥群邪，开演正觉。故前代已来，莫不崇尚，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”^③。佛教有助于帝王建立功业，故“沙门道士善行纯诚”者，应得到尊崇。兴安元年，北魏修复已毁佛寺，且各州均有一定官定出家名额，良家人无论长幼都可出家。文成帝之子孝文帝即位后，于承明元年（476）八月度男女出家为僧尼。

高祖（北魏孝文帝）于永宁寺，设太法供，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，帝为剃发，施以僧服，令修道戒，资福于显祖。是月，又诏起建明寺。太和元年二月，幸永宁寺设斋，赦死罪囚。三月，又幸永宁寺设会，行道听讲，命中、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，施僧衣服、宝器有差。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，建思

①（唐）李延寿：《北史》卷十四“列传第二（隋文献皇后）”，中华书局，2000，第347页。

②（北齐）魏收：《魏书》卷一百一十四“释老志”，中华书局，2000，第2018页。《北史》卷二“魏本纪第二（高宗文成帝拓跋濬）”第43页录：“（兴安元年）十二月乙卯，初复佛法。”

③（北齐）魏收：《魏书》卷一百一十四“释老志”，第2018页。

远寺。自正光至此，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，僧尼二千余人，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，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。^①

建寺以及度男、女为比丘、比丘尼，被视作为帝王、前任帝王“资福”，以至有益于国家的行为，与施斋、赦免死囚犯一样体现了帝王的仁爱。北魏孝文帝在永宁寺作为宗教仪式的主导者，亲自为出家男女剃度，显示了帝王试图通过佛教为王朝统治助力的愿望。

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在《四月八日度人出家愿文》中提及：

弟子萧纲，以今日建斋设会功德因缘，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，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，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圣僧。

……

又如《瑞应经》言，沙门之为道也，舍家妻子，捐弃爱欲，断绝六情，守戒无为，其清净得一心者，则万邪灭矣。一心之道，谓之罗汉，声色不能染，荣位不能屈，难动如地，以免忧苦，故知出恩爱狱，薄俗为难。善来比丘其福深重，弟子以此因缘，今日度人出家，愿一切六道四生，常离爱欲，永拔无明根，削遣暗惑，心修习波若慧，足践轻轮之光，口说悬殊之辩，被忍辱铠，乘智慧刀，乘菩萨车，坐如来座，结缠披解，顶相光明，戒因清白，后报尊重，所有果业皆悉胜出，受持法藏为佛真子，一切道行皆悉能行，一切大誓不休不息。

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，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，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圣僧，咸加证明。又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天，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仙，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聪明正直守护一切善神，又愿今日现前幽显大众，咸加证明。今日誓愿使弟子萧纲得如所愿，满菩提愿，一切众生皆悉随从，得如所愿。^②

①（北齐）魏收：《魏书》卷一百一十四“释老志”，第2020页。

②（唐）释道宣：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八，《大正藏》第52册，第324页中。

简文帝萧纲祈愿诸佛、尊法、圣僧为证，并诸天、诸仙、善神、幽冥大众同证明，誓愿以此度人出家的“功德”满菩提愿，并惠及一切众生，使之“永拔无明根”，“心习般若慧”，得优胜后报。

东晋译《佛说出家功德经》突出了出家的功德。

佛告阿难：“我今说喻，汝当善听！譬四天下，东弗婆提、南阎浮提、西瞿耶尼、北鬱单越，满中阿罗汉，若稻麻丛林。若有一人，满百岁中，尽心供养此诸罗汉衣服饮食、病瘦医药、房舍卧具，乃至涅槃后若起塔庙，种种珍宝、花香、瓔珞、幡盖、伎乐、悬诸宝铃、扫洒香水，以诸偈颂，赞叹供养。所得功德，若有人为涅槃故，出家受戒，乃至一日一夜所作功德，比前功德，十六分中不及其一。以是因缘，善男子当应出家，修持净戒。诸善男子！诸须功德者、求善法者、自受法者，不应留难出家因缘，应勤方便劝作令成。”^①

上文即明功德有大小多少之别，为证涅槃而出家的功德大于供养、造塔等事。同样，北魏时译的《贤愚经》将出家的功德与布施功德做出了比较。

一时，佛在摩伽陀国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中。尔时世尊，赞叹出家功德因缘，其福甚多。若放男女，若放奴婢，若听人民，若自己身，出家入道者，功德无量。布施之报，十世受福，六天人中，往返十到，犹故不如放人出家及自出家功德为胜。何以故？布施之报，福有限极；出家之福，无量无边。^②

此明，或度奴婢出家，或度自由身男女出家，或允许别人出家，甚至自己出家，因出家所得的功德无量无边，多于福报有限的布施功德。

听人出家，若自出家，展转示导众生永劫无上慧眼，慧眼之性，历劫无坏。何以故？福报人天之中，恣意受乐，无穷无尽，毕成佛道。所以者何？由

① 《佛说出家功德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16册，第815页上。

② （北魏）慧觉译《贤愚经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第4册，第376页中。

出家法，灭魔眷属，增益佛种，摧灭恶法，长养善法，灭除罪垢，兴无上福业，是故佛说出家功德，高于须弥，深于大海、广于虚空。……听人出家，若自出家，功德最大，以出家人，以修多罗为水，洗结使之垢，能灭除生死之苦，为涅槃之因；以毗尼为足，践净戒之地，阿毗昙为目，视世善恶，恣意游步八正之路，至涅槃之妙城。以是义故，放人出家，若自出家，若老若少，其福最胜。^①

佛教认为，出家的功德最大，因其能灭生死之苦，为涅槃之因，毕竟成佛，无论是度人出家或自己出家，均能使多世眷属受益。出家能获极大功德，大到只能用比喻来形容；与之相应，如刻意破坏他人出家因缘，所获罪报也极重。

在修行过程中，功德带来的福报有大小多少的分别；功德不仅可以累加，也会减损。《大楼炭经》云：

忉利天人欲得瓔珞时，遗舍钵天子即化作瓔珞，持上忉利诸天。有天人不得见粗坚园观，亦不得入中，亦不得以天乐相娱乐。所以者何？前世所作功德少。有忉利天人，但得遥见粗坚园观，亦不得入，亦不得以天乐相娱乐。所以者何？前世所作功德复少。中复有得入以天乐相娱乐。所以者何？前世作功德具足故。^②

即使在福报殊胜的忉利天，也因前世“功德”多少不同，显现出能入园、不能入园的差别。进一步说，此生的贫穷富贵、美丑胖瘦为前世功德的果报显现，前世积累的功德多，今生果报好；前世功德少，今生果报差。这种功德的观念，配合佛教“自作自受”的果报观，使信仰者一方面安然于当时所处的状态，另一方面甘愿为美好的前景、为当来的果报主动放弃眼前恣意的享乐，行十善，远离十恶。《大般涅槃经》云：

①（北魏）慧觉译《贤愚经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第4册，第376页中～下。

②（西晋）法立、法炬译《大楼炭经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第1册，第295页下。

复次，比丘！更有七法，汝等当行：一者身常行慈；二者口常行慈；三者意常行慈；四者若有檀越种种布施，平等分与无使有偏；五者于深妙法，乐说不厌；六者不以世间典籍而教于人；七者见非同学，不生憎嫉。汝等若能修此七法，功德智能日就增长。^①

以“慈”“平等”“不憎”“不嫉”“布施”等为特点的七种修行方式，可使功德增长；反之，则或致减损。东晋隆安三年（399），京邑沙门上书桓玄要求沙门名籍时，提到了损“功德”。

贫道等虽人凡行薄，奉修三宝，爱自天至，信不待习，但日损功德，抚心增忤，赖圣主哲王，复躬弘其道。得使山居者骋业，城傍者闲通，缘皇泽旷洒、朽干蒙荣。^②

即使是沙门，“信”亦须“习”，如环境逼迫且心存愤恨，不能如法修行，或会致功德减损。

从现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典籍、史料与石刻文献来看，三藏十二部、僧传、碑刻、壁画都提到了佛教的“功德”，做功德有多种方便法门，对于信仰者来说，称赞诸佛、行十善、出家、译经^③、讲经^④、造塔、供灯、供花、供香、供斋、供僧、

①（东晋）法显译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1册，第194页中。

②（梁）释僧佑：《弘明集》卷十二，《大正藏》第52册，第85页下。

③如（梁）僧佑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七《出贤劫经记》：“《贤劫经》，永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，月支菩萨竺法护，从罽宾沙门得是《贤劫三昧》，手执口宣。时竺法友从洛寄来，笔者赵文龙。使其功德福流十方，普遂蒙恩，离于罪盖。其是经者，次见千佛，稽受道化受菩萨决，致无生忍至一切法。十方亦尔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55册，第48页下）

④如（隋）闍那崛多、达摩笈多译《添品妙法莲华经》卷五：“（佛告弥勒菩萨）又，阿逸多！若有闻佛寿命长远，解其言趣，是人所得功德无有限量，能起如来无上之慧，何况广闻是经，若教人闻，若自持，若教人持，若自书，若教人书，若以华香、璎珞、幢幡、缯盖、香油、酥灯供养经卷，是人功德无量无边，能生一切种智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9册，第179页下）

布施、持戒^①、合掌、浴佛都是做功德^②，一定程度上，可谓做诸“善行”均有功德^③。修行道上，“功德”于其中亦不可缺少，乃佛菩萨为利益众生笃行之事，常为大众所赞叹，得到了信仰者的认可及仰慕。^④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传播过程中，“功德”观念指导了信众的宗教实践，为每一步修行设立了目标，保证了善恶果报的实现，简单来说，依照佛陀的教化、按照经典指引而修行，即有功德。

二 功德福佑，利益众生

上节各例显示，在佛教信仰者修行证道的过程中，积累“功德”的作用不可忽视。那么，作为外来译词的佛教“功德”究竟有何含义，本节须深究一番。

“功德”为梵文 *guṇa* (गुण) 的中文意译词，曾译为“福”“求那”“窣拏”^⑤“瞿拏”“德”^⑥“麋曩”^⑦等，现代梵文英译为 *virtue*、*merit*、*excellence*、*quality*、*tribute* 及 *property*，^⑧ 表示善行、福报、福祐、福德、福利、佛德等意义，包括如来功德 *tathāgata-guṇa*、佛德 *buddha-guṇa*、头陀行 *dhūta-guṇa* 等。现存文献中，*guṇa* 作为人名在南北朝译为“求那”，如求那跋摩 *Guṇavarman* (刘宋罽宾译经僧人)、求那跋陀

① (后秦) 佛陀耶舍、竺佛念译《长阿含经》卷二中(世尊)又告诸清信士：“凡人持戒，有五功德。何谓为五？一者诸有所求，辄得如愿。二者所有财产，增益无损。三者所往之处，众人敬爱。四者好名善誉，周闻天下。五者身坏命终，必生天上。”(《大正藏》第1册，第12页中)

② 从所译经名上可推出做功德的方法，如(吴)支谦译《出家功德经》，(东晋)《佛说三归五戒慈心厌离功德经》《佛说出家功德经》，(后秦)鸠摩罗什译《称扬诸佛功德经》，(南朝)真谛译《施灯功德经》，(北魏)吉迦夜译《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》，(北齐)那连提耶舍译《佛说施灯功德经》，(唐)般若译《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》《佛说造塔延命功德经》，(唐)义净译《浴佛功德经》《曼殊室利咒藏中较量数珠功德经》《佛说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》，(唐)地婆诃罗译《佛说造塔功德经》，(唐)实叉难陀译《右绕佛塔功德经》。

③ [新罗]释璟兴《无量寿经连义述文赞》卷一：“功谓功能，诸行皆有利国之功，故即善行家之德，故名功德。有德斯成，故云一切。”(《大正藏》第37册，第134页中~下)

④ “功德”为大众所称扬、赞叹，佛经中常举佛菩萨为人所赞的功德，如“称扬诸佛圣慧功勋”(西晋竺法护译《渐备一切智德经》)、“称扬诸佛广大功德”(唐实叉难陀译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)、“称扬诸佛所有功德，或叹菩萨所修梵行”(唐般若译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)。其行累积，或以“无量”指代，如“修习于慈心，其功德无量”(刘宋求那跋陀罗译《杂阿含经》)、“积功德无量，不免于无常。所生积功德，受报无有限”(刘宋宝云译《佛本行经》卷七)、“广说如来功德无量无边”(隋阇那崛多译《佛本行集经》)、“诸天乐演微妙音，称扬菩萨无量功德”(唐地婆诃罗译《方广大庄严经》)。

⑤ (唐)慧琳：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八十一，《大正藏》第54册，第835页上。

⑥ 《梵语千字文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54册，第1216页上。

⑦ 《梵语杂名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54册，第1230页中。

⑧ Franklin Edgerton, *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* (Vol. 2: Dictionary) (Delhi: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, 2004), p. 212.

罗 Guṇabhadra（刘宋中天竺译经僧人）、求那毗地 Guṇavṛddhi（南齐中天竺译经僧人）；唐以降则译为“德”，如德光 Guṇaprabha（唐前译名为“瞿拏钵刺婆”，中印度僧人）、德慧 Guṇamati（印度僧人）、德吉祥 Guṇasīrī（5~6世纪印度僧人）。

佛教经典中，“功德”与福处、福事、福佑、福德同义，与“善法”相即，通过对比般若类经的历代同经异译，即能找出概念相同的译词。《光赞经》云：

佛告须菩提：“其善法者处于世间，谓孝顺父母、奉事沙门梵志、尊敬长老、布施功德、遵修经戒、劝念功德、有所修治、善权方便，世间所行十善之本。”^①

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：

佛告须菩提：“世间善法者，孝顺父母、供养沙门婆罗门、敬事尊长、布施福处、持戒福处、修禅福处、劝导福事、方便生福德，世间十善道。”^②

（佛告舍利佛）“复次，舍利弗！菩萨摩訶萨欲使一切众生立于布施福处、持戒福处、修定福处、劝导福处，欲令众生立于财福、法福者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”^③

《放光般若经》：

佛告须菩提：“俗善法者，谓孝顺父母、供养沙门道人、养育长老、施诸福事、约身守节、精勤念善、意崇方便、修行十善。”^④

以上三种般若类经不同时期的译本，译词选择侧重不同，“布施功德”即“布施福处”，“布施福处”即“施诸福事”，功德、福处、福事同义。

参看《杂阿含经》：

①（西晋）竺法护译《光赞经》卷五，《大正藏》第8册，第179页下。

②（后秦）鸠摩罗什译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第8册，第242页下。

③（后秦）鸠摩罗什译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8册，第220页中。

④（西晋）无罗叉、竺叔兰译《放光般若经》卷三，《大正藏》第8册，第18页下。

世尊（对给孤独长者）说：“诸法无常，宜布施福事、持戒福事、生天福事，欲味、欲患、欲出，远离之福。”^①

布施、持戒作为布施、持戒、生天“三福事”或“三福处”^②之践行标准，为佛教修行者带来福报。“福事”将“福”与“事”联系在一起，这一翻译，至宋仍保留。^③

《杂阿含经》：

时，彼女人闻世尊说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，如佛常法，谓布施、持戒，生天之福，欲味欲患，烦恼清净，出要远离，功德福利，次第演说清净佛法。^④

《增一阿含经》：

是时，长老比丘受彼女施，日来取油供养宝藏如来，持此功德福业，施与无上正真之道。^⑤

《杂阿含经》将“三福事”之“功德”与“福利”联系，《增一阿含经》将“功德”与“福业”相并列，“功德”即“福事”，“福”即“利”“业”。

历代译经中，与“功德”搭配的词组有：“功德福持”（东汉支娄迦谶译《道行般若经》）、“功德福祐”（东汉支娄迦谶译《道行般若经》，西晋无罗叉译《放光般若经》，西晋竺法护译《正法华经》）、“功德庄严”（三国吴支谦译《大明度经》，北凉昙无讖译《悲华经》，西晋竺法护译《正法华经》）、“功德福报”（西晋竺法护译《大宝积经》，刘宋求那跋陀罗译《杂阿含经》）、“功德福处”（西晋竺法护译《文殊

①（刘宋）求那跋陀罗译《杂阿含经》卷二十二，《大正藏》第2册，第158页中。

②《大智度论》提到“三福处：布施、持戒、善心”（后秦鸠摩罗什译《大智度论》卷十八，《大正藏》第25册，第195页中）。

③（宋）施护译《大集法华经》卷一：“复次，三种福事成就慧行，是佛所说。谓布施庄严成就慧行，持戒庄严成就慧行，禅定庄严成就慧行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1册，第228页上）

④（刘宋）求那跋陀罗译《杂阿含经》卷四十九，《大正藏》第2册，第363页中。

⑤（东晋）僧伽提婆译《增一阿含经》卷三十八，《大正藏》第2册，第757页中。

师利佛土严净经》）、“功德巍巍”（西晋竺法护译《光赞经》，东晋竺昙无兰译《寂志果经》）、“功德福利”（东晋法显译《大般涅槃经》，刘宋求那跋陀罗译《杂阿含经》，唐实叉难陀译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）、“功德智能”（东晋法显译《大般涅槃经》）、“功德福田”（东晋佛驮跋陀罗译《华严经》，刘宋释宝云译《佛本行经》）、“功德福聚”（后秦鸠摩罗什译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经》）、“功德福业”（后秦竺佛念译《出曜经》《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》）、“功德福力”（刘宋释宝云译《佛本行经》）等，表现出“功德”具有“持”“福”“祐”“报”“处”“利”“能”“田”“聚”“业”“力”“庄严”“巍巍”等特点，也称为福德。

其功德者，亦名福德，福谓福利，善能资润福利行人故名为福。是其善行家德，故名福德，如清冷等是水家德。功谓功能，善有资润利益之功，故名为功。还是善行家德，故名功德。^①

功德与善行相应，其善如水，滋润万有，如“八功德水”^②之利万物；与恶行相对，也因止恶而得善，善满称德。

恶尽曰功，善满称德。又，德者，得也，修功所得，故名功德也。又，功谓功能，诸行皆有润益之力，此功是其善行家德，名功德也。如清冷功能，是水家之德。^③

“功德”之所以谓“功”，在于其能润益诸行，也即“善满”“恶尽”而有所得。其中，“善”是“功”的特点，正如“清冷”是水的特性一般，也如“破暗”是灯的特性。

古《注》云：“圣应除惑，功德之实也。”理极莫过，名为第一，深有所以，目之为义。修功所得，故名功德。又，即功为德，如灯有破暗显物之功，即以

①（隋）慧远：《维摩义记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38册，第429页上。

②（唐）慧琳：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二十五，《大正藏》第54册，第464页中。光宅法云撰，慧琳再删补音，昙无讖译《大般涅槃经》：“八功德水。”《俱舍论》云：“一甘，二冷，三软，四轻，五清净，六不臭，七饮时不损喉，八饮已不伤腹也。”

③（隋）吉藏：《胜鬘宝窟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37册，第11页中。

此功为灯家之德，故名功德。美其实德，故名为叹。^①

修功之行相似，各人所得不同。此段功德之“德”指修功所得，或亦喻指破暗之光，能破诸惑。水能润下，光能炎上，上下兼顾，普度之义在其中。

三 释“功”“德”

佛经翻译史上，梵文 *guṇa* 在多种中文译词中确定、统一为“功德”并流行的原因，以及中国传统“功”“德”意义对于佛教功德观念的影响，须从文字本身入手，一探究竟。

首先释“功”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（以下简称《说文》）云：

功，以劳定国也。从力，从工。（工亦声）

此明，“功”的目的在于以劳定“国”，“力”与“工”是主要特点，故顺次来看“国”、从“力”、从“工”的特点与族群义。《说文》云：

國，邦也。从口，从或。（古惑切）

邦，國也。从邑，丰声。（博江切）

邑，國也。从口；先王之制，尊卑有大小，从卩。凡邑之属皆从邑。（于汲切）

或，邦也。从口，从戈，以守一。一，地也。（于逼切）

综之，“功”所包含的“国”义，与“邦”“邑”“或”递训，在本文研究范围内，表示与“己”相对的多数义，即非为一己之私，乃为大众之利。再看“力”与“工”，以及“从力”“从工”之字所包含的意义。《说文》云：

力，筋也。象人筋之形。治功曰力，能围大灾。凡力之属皆从力。

① （隋）吉藏：《胜鬘宝窟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37册，第14页中。

工，巧饰也。象人有规矩也。与巫同意。凡工之属皆从工。徐锴曰：“为巧必遵规矩、法度，然后为工。否则，目巧也。巫事无形，失在于诡，亦当遵规矩。故曰与巫同意。”

式，法也。从工，弋声。

巧，技也。从工，丂声。

男，丈夫也。从田，从力。言男用力于田也。

助，左也。从力，且声。

勑，劳也。从力，来声。

勞，劇也。从力，熒省。

勸，務也。从力，虞声。

務，趣也。从力，敕声。

“工”带有规矩、法度、技艺之义，从“工”的字如“巧”“式”训为“技”“法”，“力”表示治功，其用可阻止、抵御大灾，从力的字“男”“助”“勑”“勞”“劇”“務”等，与力量、程度相关，表示用力助益，快速行事或行动。此外，《说文》以程度“疾”为训的有：

趣，疾也。从走，取声。

速，疾也。从辵，束声。

迅，疾也。从辵，卂声。

敏，疾也。从支，每声。

以上“趣”“速”“迅”“敏”训为“疾也”，表示速度快，^① 行动频率高，意指时不可失，须及时使力。

再来看以“功”训释及与“功”发音相同的字。《说文》云：

贡，献功也。从贝，工声。

①（清）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：“疾，经传多训为急也，速也，此引伸之义，如病之来多无期无迹也。”

赏，赐有功也。从贝，尚声。

𧄸，祷也。累功德以求福。《论语》云：“𧄸曰：‘禱尔于上下神祇。’”从言，累省声。

勛，能成王功也。从力，熏声。（许云切）

以上对“贡”“赏”的训释表达了“功”具有“献”与“赐”的方向；“𧄸”即“累功德以求福”，对“功”与“福”的关系做出说明；“勛”为“能成王功”，即文献语境中的“功勋”义。

再看“德”。《说文》云：

德，升也。从彳，惠声。

惠，外得于人，内得于己也。从直，从心。（多则切）

聽，聆也。从耳、惠，壬声。

得，行有所得也。从彳，𠂔声。

此明，“德”训为“升”，从“惠”得声，表达了“德”与直“心”“己”“人”相关。其中，“惠”表示“外得于人，内得于己”，谓德者，得也，“德”也就在“有所得”的意义上内外兼得，自他并利。

“功德”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多指“以劳定国”，侧重点为“定国”，此种有方向的力带有方法、规矩、佐助、聚集、迅速的特点，与史书所录“功德”一词主要用于指安邦定国功绩^①的意义相符。在魏晋南北朝佛教经典的语境中，“功德”多与“福报”相应，与“福处”“福祐”“福事”同义，修“功德”不仅为国，也为家，为己，为

① 史书中“功德”主要用于形容君王或大臣对于国的贡献，如《汉书·平帝纪第十二》：元始元年春正月“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，赐号安汉公，及太师孔光等皆益封”。《汉书·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》：“初，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，画未央宫。成帝时，西羌尝有警，上思将帅之臣，追美充国，乃召黄门郎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。”《汉书·景帝纪第五》：“元年冬十月，诏曰：‘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制礼乐各有由。歌者，所以发德也；舞者，所以明功也。……然后祖宗之功德，施于万世，永永无穷，朕甚嘉之’。”《三国志·蜀书四·关张马黄赵传》：“初，先主时，惟法正见溢；后主时，诸葛亮功德盖世，蒋琬、费祎荷国之重，亦见溢。”《魏书·志第十一·礼志二》：“（熙平二年）七月戊辰，侍中、领军将军、江阳王继表言：‘臣功纒之内，太祖道武皇帝之后，于臣始是曾孙。然道武皇帝传业无穷，四祖三宗，功德最重，配天郊祀，百世不迁。’”《史记·东越列传第五十四》：“太史公曰：‘越虽蛮夷，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，何其久也！’”

人，为不同形式的生命，^① 为一切有情与无情，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功德”一词的外延和使用范围。此谓修功德，即按照佛陀的教化，遵照佛教修行规范行善而得福。

更有，“功”与“劳”相连，成为修道的“功劳”，即“功业”^②，此“功劳”与“功德”“功绩”相即，与戒定慧相应，^③ 具有善行、积累、不失、感果的特点，^④ 谓“所造功劳永世乃获”^⑤。积累功德，旨在圆满，成圆满功德^⑥；积善累功，能成正觉^⑦，自致成佛^⑧。

- ① 如《北齐书·（补）列传第二十四·陆法和》：“有小弟子戏截蛇头，来诣法和。法和曰：‘汝何意杀蛇。’因指以示之，弟子乃见蛇头齧裤裆而不落。法和使忏悔，为蛇作功德。又有人以牛试刀，一下而头断，来诣法和。法和曰：‘有一断头牛，就卿征命殊急，若不为作功德，一月内报至。’其人弗信，少日果死。”
- ② （唐）慧琳音《集古今佛道论衡》：“懋绩（精历反。《穀梁传》云“功劳”也，又曰功业也）”（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八十四，《大正藏》第54册，第854页上）
- ③ （唐）窥基《妙法莲华经玄赞》卷九：“释名者，‘功’谓功劳，闻法力用；‘德’谓道德，体即福慧。由闻妙法功力所得之德，故名功德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34册，第8330页下）
- ④ （南朝）真谛译《摄大乘论》十二：“论曰：‘若菩萨如此依戒定慧学，功德聚相应，至十种自在，于一切利他事，得无等胜能。’释曰：‘三学摄十度及世间一切功德，故名功德聚。若菩萨未得得，已得不失，名相应，即因圆满；至十种自在，即果圆满。利益他事或有二种，或有四种。二种谓先思后行；复有二种，即后二无畏。或有四种如前说。得如此无等胜能，即恩德圆满。此三德中，因果二德显自利，恩德显利他。已说三学竟，欲显菩萨三德圆满，故明此义。’”（《大正藏》第31册，第246页中）
- ⑤ （北凉）竺佛念译《出曜经》卷二：“彼佛去世后人寿百岁，我今出世，名释迦文如来、至真等正觉，十号句义。比丘当知，极寿百岁出者无几，寿百岁者时时乃有，是故说曰，所造功劳永世乃获。古人积德，寿命无量众行备具，亦无疾病凶疫恶气，人寿八万四千岁，时有三疾患：一曰所欲，二曰饥渴，三曰衰老。如今，比丘，五浊鼎沸，世人寿极短，四百四病缠裹人体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4册，第615页下~616页上）（唐）窥基撰，（唐）慧琳详定音《妙法莲花经·一切经音义》卷二十七：“沙门（止息义。以得法故，暂宁息诸恶也，故或言啞摩摩拏，或啞摩那拏，此云功劳，谓修道有功劳也）”（《大正藏》第54册，第484页中）
- ⑥ （唐）澄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卷二十一：“十菩萨说即为十段，亦以东方为始，上方为终，各有说偈所依，谓承佛力等。今初菩萨，且就能说，积行在躬，功德圆满，故名功德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35册，第655页中）
- ⑦ （唐）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三十六，《大毗卢遮那经》：“菩萨之身为师子座（师子座者，转法轮人所坐之座，俗名高座，经文有密说，如来往昔因地行菩萨道时，次第修行地波罗蜜，从初一地、二地乃至十地，时等觉地、妙觉地而成正觉，当知皆以前地行业为基，积累前十一地之功德以成妙觉而坐其上，地地皆转胜妙法轮，安处其位，故云以菩萨之身为师子座）”（《大正藏》第54册，第546页上）
- ⑧ （东汉）支娄迦谶译《般舟三昧经》卷一：“颺陀和问佛言：‘菩萨当行何等法得智慧，如巨海揽万流？……云何行，功立相满自致成佛威神无量，成佛境界庄严国土？……’佛告颺陀和：‘善哉！汝所问多所过度，不可复计。汝所以能作是问者，汝乃前世过去佛时，所作功德，供养诸佛，乐于经法，守禁戒行清净所致；常行乞食不就请，多成就诸菩萨合会，教语令弃众恶，视一切悉平等所致；常有大慈大悲所致。汝功德不可复计。’”（《大正藏》第13册，第898页上）（梁）僧旻、宝唱《经律异相》卷四十二：“《居士子大意求明月珠》（出自刘宋求那跋陀罗译《佛说大意经》）（欢乐无忧国居士摩诃檀子大意）还其本国，恣意大布施，自是以后，境界无复饥寒穷乏者，四方士民皆去其旧上，襁负归仁。如是布施历载思速，蜎飞蚊行蠕动，靡不受润。其后寿终，上为帝释，或下为飞行皇帝，积累功德，自致成佛。三界特尊，皆由宿行，非自然也。佛告诸比丘：‘大意者我身是。’”（《大正藏》第53册，第221页中）（后秦）僧肇《注维摩诘经》卷一：（《经》）“绍隆三宝能使不绝。”（《注》）“肇曰：‘继佛种则三宝隆。别本云：兴隆三宝，能使不绝。’什曰：‘非直显明三宝宣通经法之谓也，谓能积善累功自致成佛。成佛则有法，有法则有僧，不绝之功，事在来劫。今言不绝，则必能也。又于其中间自行化人，我既化人，人亦化物，物我俱成，三宝弥隆。众生无尽，故三宝亦不绝也。’”（《大正藏》第38册，第329页上）

佛之名“薄伽梵”即“大功德至圣之名”^①。

四 方便法门，彰显善行

再回到文前梁武帝与菩提达摩有关“功德”的对话，在彼场对话中，梁武帝与达摩立场不同，故双方对功德有无的理解存在差别。达摩作为出家人，其“无功德”应在出世间法的角度，就佛教第一义来说，如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：

佛告须菩提：“世谛故，分别说有果报，非第一义。第一义中不可说因缘果报。何以故？是第一义实无有相，无有分别，亦无言说。所谓色乃至有漏无漏法，不生不灭相、不垢不净，毕竟空、无始空故。”^②

此云“无功德”或指“第一义”超越了言说与世间规则，不以生灭观，不以净垢别，即“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”。梁武帝萧衍作为帝王，治下有群生，其“功德”观念要在世间法角度继承中国历代帝王“以劳定国”的功德观，千秋万代任世人评说，^③故在世俗社会层面必须是“有功德”。

佛教认为，成为帝王是前世积福德之果报，^④世间强大的帝王“转轮圣王”能修“十善功德”，“转轮圣王，宿殖深福，有大威德。王四天下，七宝具足，自行十善，又复劝于四天下人，亦行十善”^⑤，此与梁武帝执政时期，整合儒、释、道三家学说，以“仁”治国，慎刑罚，减赋税，以佛教“五戒”“十善”引导民心的作为相契合。

①（唐）玄应音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、（唐）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九：“婆伽婆（旧译云：有大功德至圣之名也。下言薄伽梵。薄伽，此译云德；梵，此言成就，义众德成满，名薄伽梵。又此一名总摄众德，余即不尔，故诸经首皆置此名也）”（《大正藏》第54册，第358页下）

②（后秦）鸠摩罗什译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卷二十四，《大正藏》第8册，第397页中。

③如《后汉书·孝献帝纪第九》：“（初平元年）是岁，有司奏，和、安、顺、桓四帝无功德，不宜称宗，又恭怀、敬隐、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，不合称后，皆请除尊号。制曰：‘可。’”《后汉书·志第九·祭祀下》：“（光武帝建武二年）诏曰：‘以宗庙处所未定，且祭祭高庙。其成、哀、平且祠祭长安故高庙。其南阳春陵岁时各且因故园庙祭祀。园庙去太守治所远者，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。惟孝宣帝有功德，其上尊号曰中宗。’”

④如（西晋）竺法护译《生经·佛说国王五人经》卷三：“时福德王，以偈颂曰：‘有福德者，得为天帝释，帝王转轮王，亦得为梵王。’”（《大正藏》第3册，第88页下）

⑤（东晋）法显译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二，《大正藏》第1册，第200页中。

“十善功德”与般若无异，^①帝王为利益众生广修“十善”之举应“镌刻金石以纪功德”^②，刻录功绩，传之后世。

从因果角度观功德，功可谓“因”，德可谓“果”^③。从四谛角度视功德，以“有为”“无为”作为标准，则有为功德示智，彰显一切善行，为“道谛”；无为功德示断，断灭一切世间烦恼，为“灭谛”^④。广而推之，佛经所言“功德”具多层面，故有“通”，有“别”，随方示现。

经说功德，有通有别，通则一切诸行皆是；别则宣说慧行为智，余戒施等名为功德。今就通矣，德体名法，权中初言，游步十方，身形无碍，行权方便，化行善巧，随物所宜，种种异现，名权方便。^⑤

以“通”而言，一切诸行皆是功德，因其显现，也可谓“权”，谓“方便”，以此观之，梁武帝所言“有功德”与达摩所言“无功德”之间，即“方便”与“般若”的关系。僧叡《大品经序》云：

虽义涉有流而诣得非心，迹寄有用而功实非待。非心故，以不住为宗；非待故，以无照为本。本以无照，则凝知于化始；宗以非心，则忘功于行地。故启章玄门，以不住为始；妙归三慧，以无得为终。假号照其真，应行显其明，无生冲其用，功德旌其深。大明要终以验始，沕和即始以悟终。荡荡焉，真可谓大业者之通涂，毕佛乘者之要轨也。夫宝重故防深，功高故校广，囑累之所

①（西晋）无罗叉译《放光般若经》卷七：“由菩萨故，十善之德显于世间，乃至如来萨云若亦显现于世间，皆由菩萨来往因缘故而有是现。拘翼，譬如月来往因缘，为世除冥照于星宿。如是，拘翼，菩萨从善行等行生，从十善功德生，从萨云若慧生，从无所从生法生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8册，第48页中～下）

②（唐）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七十六：“撰铭（助商反。撰犹述也。《广雅》：撰，定也。下，莫下反。铭之言名也，书其功于大常也，亦镌刻金石以纪功德也）”（《大正藏》第54册，第804页中）

③（隋）智顗：《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》卷一：“翻禅为功德丛林者，此可通对因果。如功是功夫，所以对因；积功成德，可以对果。如万行对因，万德对果，因果合翻，故名功德丛林者，譬显功德非一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477页下）

④（隋）智顗《仁王护国般若经疏》卷一、（隋）吉藏《仁王般若经疏》卷一并录：“有为功德，无为功德。有为功德下第四叹德。有为功德，无为功德者，有为举智德，无为是举断德。若约境道谛是有为，灭谛是无为。施功名功，归已曰德，故名功德也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33册，第258页下、第317页下）

⑤（隋）慧远：《无量寿经义疏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37册，第94页下。

以殷勤，功德之所以屡增，良有以也。^①

般若虽以“无得”为旨归，但还须沤和（方便）示其迹，以“功德”为引导，以“假号”喻其真，故在世俗之中，修行道上，有功德可积累，有功德可回向。

综上所述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功德观念涵盖了“福报”“福处”“福佑”等含义，指按照佛陀的教化，遵循佛教修行规范所做的“善”事，具有积累、不失、感果的特点。修功德包括了下化众生、上求佛道过程中的种种戒行、供养行、利益行、菩萨行等善行，作为佛教信仰者修行的重要实践活动，将他们对人生、道德、信仰、轮回、彼岸、解脱的思考，对善恶、好坏、损益的区分，对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宇宙关系的回应统一在修功德的实践中。积累功德、增益福报成为佛教一般信仰者宗教体验的动机、方式和目的，保证了道德理想在现实世界的实现，最终积善累功，自致成佛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译词“功德”从文字上与儒家“立德”“立功”“立言”的不朽价值理想相联系，吸收了中国传统“功”“德”的意义，成为佛教重要的价值观，促进了时人对佛教的认同。

^①（梁）僧佑：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册，第53页上。